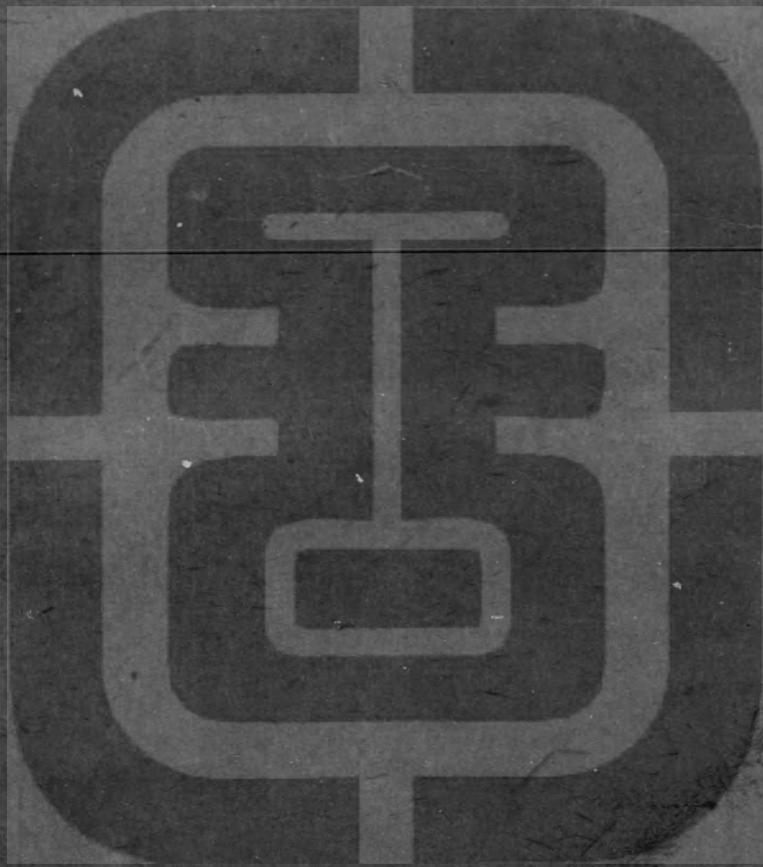


列傳

續後漢書

卷七之十二



續後漢書卷第七上

列傳第三上

諸葛亮

宋蕭常撰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司隸校尉豐之後也父珪秦  
 山郡丞亮蚤孤從父元往依劉表亮從至荊州元卒遂家  
 於南陽隆中少與潁川徐庶石韜汝南孟建游學三人務  
 為精熟亮獨觀其大略嘗晨起從容抱膝長嘯而謂三子  
 曰卿等可至郡守刺史庶等問其所志笑而不荅身長八  
 尺每自比管仲樂毅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時人莫測也  
 惟與庶及崔州平友善而重龐德公每獨拜牀下德公亦

稱之爲臥龍建安十二年昭烈在荊州訪世事於司馬徽  
徽曰腐儒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  
伏龍鳳雛昭烈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昭  
烈于新野昭烈器重之庶謂昭烈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  
軍豈願見之乎昭烈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  
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昭烈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  
語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不量力欲  
信大義於天下而知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  
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竝起跨州連  
郡不可勝數曹操比于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能克紹  
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眾挾天

子而令諸侯此誠未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  
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  
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  
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  
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  
魯在北民阜國富而不知存卹知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  
旣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  
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結好孫權內脩政理  
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雒將軍身帥  
益州之眾出于秦川百姓孰不箪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  
誠如是則伯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昭烈曰善於是情好日

密關羽張飛等不說昭烈曰孤之有孔明如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時年二十七劉表愛其少子琮而長子琦不自安問計於亮亮不對他日與亮升高樓捐階而問之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求出守江夏明年表卒琮立會曹操南侵琮遣使迎降而不以告操兵至宛昭烈始聞之亮說昭烈曰攻琮荊州可有也昭烈不忍乃引去操追急昭烈遂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眾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竝爭天下今操已并羣雄遂破荊州故豫州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之抗衡不若早與之絕若

不能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猶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嚮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當操者然豫州新破之後安能抗此虜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罷敝聞追豫州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

偏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必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昭烈并力拒操大破之於赤壁昭烈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租賦以充軍實孫權遣使請脩好昭烈欲往亮以爲不可昭烈固欲往至則周瑜果請留之權不從昭烈歸歎曰天下知謀之士所見略同如此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昭烈使擊張魯亮與關羽留鎮荊州昭烈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泝江西上定白帝江州江陽十九年與昭烈會圍成都成都平昭烈領益州牧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於是並用羣才各當其

任政頗尙嚴法正謂亮曰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歸德宜緩刑弛禁以慰新附亮曰秦政苛急天下土崩故高祖因之以寬濟劉璋闇弱自焉以來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顛權自恣君臣之分漸以陵替弊實由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而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著矣昭烈進兵漢中亮常居守足食足兵乃表楊洪爲蜀郡太守調度皆辦亮之用人惟其才能不論資歷先後西土皆服其能盡時人器用二十四年昭烈敗曹操於漢中亮帥羣下上昭烈爲漢中王曹丕篡漢羣下請稱尊號昭烈未之許亮曰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紹世而起乃其宜

也昭烈於是卽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緩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毋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昭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車駕駐永安不豫召亮屬以後事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涕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爲詔敕皇太子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武鄉侯領益州牧事無巨細皆決於亮於是引一時名士如蔣琬劉剡張裔等皆入丞相幕府又妙簡舊德使佐益州以秦宓爲別駕五梁爲功曹杜微爲主簿譙周

爲勸學從事時南中諸郡皆叛亮以新遭大喪未卽加兵自昭烈駐永安吳人懼復遣使來輸款會昭烈崩至是遣使聘吳閉關息民務農殖穀曹丕使其僞司徒華歆移書於亮亮不荅作正議以示人其略曰昔世祖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新莽強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據道討淫不在眾寡及至曹操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眾救郤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淡知神器不可妄獲旋軍未至感憤而死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黃帝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而況以數十萬之眾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而干擬哉三年始帥師南征四郡詔賜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進兵越雋所

在戰捷遂斬雍闓高定惟孟獲收闓餘眾以拒獲素爲夷  
夏所服亮募生致之旣禽釋縛使覩營陣之間謂曰此軍  
何如獲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直易勝耳亮笑而縱之使  
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而不去曰公天威也南  
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四郡皆平卽其渠帥而用之或以  
諫亮亮曰若畱外人則多畱兵兵畱則無所食一不易也  
加夷新傷殘父兄死喪畱外人而無兵必生禍患二不易  
也又夷累有廢殺守將之罪自嫌釁重若畱外人終不相  
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不畱兵不轉餉而綱紀麤定夷漢麤  
安不亦可乎乃悉收其豪傑孟獲等以爲官屬軍資所出國  
以富饒終亮之世夷不復反十二月還成都治兵講武以

圖興復方是時田疇闢倉廩實法度脩立軍旅整暇工械  
技巧物究其極吏不容姦人懷自厲強不侵弱朝會不譁  
道不拾遺風俗一變五年亮帥諸將將征曹叡命長史張裔  
參軍蔣琬統畱府事辟尹默來敏爲軍祭酒霍弋姚伉等皆  
入幕府亮以帝富於春秋忠邪未辨淡維根本至計臨發  
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  
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  
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  
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  
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  
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

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整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

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漢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

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陽亮以轉餉回遠使子喬親帥諸將子弟運於谷中六年正月亮在漢中將進師丞相司馬魏延曰夏侯楙曹氏壻也怯而無謀願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至長安比東方相合聚尙二十餘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也亮以爲從坦道平取爲正不用延計揚聲由斜谷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曹叡使其將曹真來拒亮身帥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魏人以昭烈旣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預備卒聞亮出關中響振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應亮曹叡大懼其下不知所爲叡西至

長安遣張郃等拒王師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王師敗績亮屯去謖數里徐行引退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戮謖以謝眾爲之流涕時趙雲等亦敗於箕谷亮上疏自列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髦鉞以厲六師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闕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詔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亮之出眾方五萬或勸亮多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然者雖多

何益自今以後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  
可滅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  
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事簡練民忌其敗

續後漢書卷第七上

續後漢書卷第七下

李顯而李顯圖之委丑夏封宋

蕭常大譴

列傳第三下

諸葛亮

是冬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上疏曰先帝  
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  
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  
亦亾坐而待亾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不疑也臣受命之  
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  
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  
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

適罷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取之時也謹陳其事  
如左高帝明竝日月謀臣淵淡然猶涉險被創危而後安  
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  
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  
引聖人羣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  
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  
用兵也彷彿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  
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況臣才弱欲以不危而定之此  
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  
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  
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

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閣芝丁立白壽  
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賚叟青羌  
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  
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一也當何以圖  
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罷而事不息則坐與行勞  
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  
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之時曹  
操撫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  
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更違  
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預計臣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

也遂出散關急攻陳倉曹叡遣曹真救陳倉張郃繼之會糧盡引還王雙帥騎來追亮與戰破之臨陣斬雙七年春將軍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亮次建威淮遁去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淡自貶抑重違君意順聽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振凶暴功勳顯著方今天下騷動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抑損非所以光揚洪烈也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夏孫權僭號議者咸欲討之亮獨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討之須并其土乃議中原此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北賊得計

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宏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勢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非端坐者也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淡矣其僭逆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往聘冬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陽樂城於成固八年亮使司馬魏延西入羌中大破曹叡將費耀郭淮於陽溪九年復出祁山以木牛運木牛流馬連弩皆亮所制也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攻北地石

城以應亮曹叡使其將司馬懿屯長安督張郃費耀戴陵  
郭淮等拒王師懿使耀陵畱兵四千守上邽餘眾悉救祁  
山亮分兵畱攻而自逆懿於上邽淮耀等要亮亮破之因  
大芟其麥與懿遇於上邽東懿懼斂兵依險軍不得交亮  
引還懿隨至鹵城又登山爲營不敢戰其下謂懿曰君畏  
蜀如虎奈天下笑何皆請戰懿病之五月使張郃攻無當  
監王平于南圍自按中道向亮時漢更下者十二懿軍始  
陳番兵適交參佐皆言賊盛宜權畱更卒張助聲勢亮曰  
吾統戎行師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更者束裝以  
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伐義不廢也督遣令行於  
是去者願畱一戰止者憤踊思致死命乃使魏延高翔吳

班與懿戰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元鎧五千領懿走保營  
六月亮以糧盡退師懿使張郃襲攻至木門亮與戰又大  
破之臨陣殺郃是冬亮以連年出師息民休士益農講武  
運米集斜谷邸閣三年而後用之亮之用兵出入如賓踐  
敵境而芻蕘者不躡師止如山進退如風出征之日天下  
震動而人心不憂雖數萬之眾而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  
所至營壘井竈圍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  
如始至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辭夙興夜寢罰二十  
以上皆親覽十二年春復悉師十萬由斜谷出始以流馬  
運遣使約孫權同時大舉四月至郿軍於渭水之南據武  
功五丈原司馬懿渡渭背水爲壘以拒王師亮每患糧運

續後漢書卷之十一  
四  
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戰懿不敢出遣遺巾幘懿患之上表請戰曹叡使辛毘仗節爲軍師以制之亮謂其下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要戰者示武於其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相持百餘日秋會亮有疾日侵密表帝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付蔣琬時帝亦遣尙書僕射李福省疾因咨以國家大計別去數日復還亮曰知君還意所問者公劉其宜也福復請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荅後相繼爲相皆稱賢云八月亮疾病密授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退師節度有星隕於營中亮薨年五十四儀整軍

以還人以告懿懿勒兵追之姜維令儀反旆鳴鼓若將北鄉者懿不敢進儀得結陳去入谷而後發喪秦人爲之語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因觀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遺令葬漢中定軍山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以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遇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敘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忠武侯而有靈嘉茲寵榮景耀中詔立廟於沔陽初亮自表於帝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

續後漢書卷之七  
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  
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薨如其所言亮爲相十四年纔兩  
赦或言其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  
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  
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  
宥何益於治不任喜怒人無怨言以公事廢李平廖立平  
聞亮薨至發憤死立亦垂涕歎曰吾終爲左衽矣嘗作八  
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著作郎陳壽定  
亮文集凡二十四篇又作八陣圖蓋黃帝太公丘井法也  
長史張裔嘗稱之曰公賞不違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  
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忌其身也陳壽評

之曰亮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  
布公道盡忠竭力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  
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  
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  
齒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  
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壽又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論  
者不以爲然弟均官至長水校尉子瞻別見忠義傳喬字  
伯松亮兄瑾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恪俱知名論者謂  
喬才不及兄而性行過之初亮未有子以喬爲嗣旣以爲  
嫡子故易其字焉拜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建興元年卒  
時年二十五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恪爲孫峻所族

續誅還吳爲瑾後

贊曰廣漢張栻有言三代衰五伯起而功利之說盈天下謀國者不復知正義明道之爲貴亮當漢祚之季乃能執其機而用之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嗚呼此夏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而卒以配天之本心也若亮者可謂有正大之體矣觀其高臥隆中不求聞達蓋將終身焉昭烈漢室之胄而三顧之於草廬名義旣正好賢之意又篤安得不以身許之故其君臣相與一以道義而忘勢受遺之際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亮之恢復規模先爲根本計方建興初務農訓兵以治國事國事旣定北向致討軍旅將發拜表納忠反復曲折專以宮

中府中之事爲言且陳親賢臣遠小人之義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而其終章尤爲切至亮之意抑淡且遠矣卽其行事而觀之絕姑息之私意本常禮之大公見善若出諸己用人各盡其才至或有罪雖素所禮遇如馬謖且流涕誅之而弗釋也故李平廖立雖被廢放沒齒無怨言蓋其於斯世所欲不存焉身爲將相三十年間家無贏餘視天下無一足以動乎中者其正大之體爲何如哉亮之奉嗣君小心恭恪一國之柄舉出其手而人不知其爲權彼懷姦稔逆竊竊窺人宗祀者雨雪見暉而謂亮敵哉至使耕耨雜涇濱輿圖之復已恢恢然在其目中矣天不祚漢妖星告變謂之何哉或謂亮勸昭烈取荊州爲不義而不知劉

琮既降操則荊州固魏之荊州矣惜昭烈之失此機也或  
又謂魏延之策恨其不用不知天將昌漢攘除姦逆直餘  
事耳行險僥倖非其志也嗚呼秦漢以來士狃於戰國餘  
習張子房號爲傑出者而猶未免雜以伯術若亮眞豪傑  
之士無文王猶興者使得游於洙泗講學以終之則其所  
至又當若何傳稱始亮在隆中以管樂自許予謂亮王者  
之佐豈與管樂同在功利之域者哉意傳者之誤耳栻又  
言予讀出師表見其所以告嗣君者一本於正殊非一刻  
核陰謀之說故於手寫申韓等書亦疑之方亮之一見昭  
烈也遂定取荊益之計時昭烈未有駐足之地厯觀諸國  
獨劉氏不能守荊益是誠天所資也若昭烈以荊益無忌

討賊夫誰敢不服惜其徇小不忍而妨大計故劉琮可取  
而不取則亮之策略昭烈猶有不能盡從者及狼狽而遁  
雖藉吳之力收操赤壁然終迫於吳乃始入蜀以譎計取  
之予知亮於此蓋亦有不得已焉耳非草廬所以告昭烈  
之本意也嗟乎五伯以來功利之說盈天下如有亮堅守  
其正不以利鈍易不共戴天之心庶其可以言王道者雖  
然亮之於學爲未足故知有所未至也知有未至則心有  
未盡未能盡其心則於天下之事不能徧該而一貫之也  
開國建后大事也而奉策所立者乃匹國之宗婦以日易  
月後世之大失也而冢宰所贊乃因謬之禮且未踰年而  
改元此有以見其學之未至歟嗟乎若亮者體正大而能



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操表封羽漢壽亭侯初操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不薄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白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厚加賞賚羽盡封其所賜致書告辭而奔昭烈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操并荊州昭烈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操追至當陽長阪昭烈急趨漢津適與羽遇共至夏口初昭烈在許與操共獵獵中衆散羽勸昭烈殺操昭烈不從及是羽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豈有今日之困會孫權遣兵佐昭烈拒操操敗走昭烈收

江南諸郡以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昭烈西定益州以羽都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亮知羽意荅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竝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超羣也羽美須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爲流矢貫左臂創雖愈每陰雨骨常疼醫曰矢鏃有毒毒入於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此患乃除羽便伸臂令劈之時適會諸將飲食臂血流離而割炙飲酒言笑自若昭烈王漢中拜前將軍是歲帥師攻曹仁於樊操遣于禁等督七軍救仁會大霖雨漢水溢羽乘水力戰大破之殺其將軍龐德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於是梁郟陸渾諸

續後漢書卷八  
豪皆受羽節度威震華夏操懼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先是  
孫權爲子求婚於羽羽不許詈辱其使權大怒又南郡太  
守糜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皆素恨羽輕己羽之  
出芳仁給軍資不悉相應羽言當治之芳仁不安於是孫  
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操遣徐晃等救曹仁羽不  
能克引軍還權已據江陵盡虜其將士妻子羽軍遂潰權  
遣軍要擊之於臨沮與其子平俱遇害追諡壯繆子興嗣  
興字安國少有令聞丞相諸葛亮器之弱冠爲侍中中監  
軍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興庶子  
彝嗣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少與關羽俱從昭烈羽年長數歲飛

兄事之曹操入荊州昭烈奔江南而操卒至使飛將二十  
騎爲後拒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可來決  
死敵無敢近者昭烈得免既定江南以爲宜都太守征虜  
將軍封新亭侯徙南郡昭烈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  
亮沂江西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獲璋巴郡太守嚴顏義其  
爲人釋之引爲賓客所過戰克與昭烈會於成都益州平  
賜諸葛亮法正關羽與飛金各五百斤銀千斤他物稱是  
領巴西太守曹操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  
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  
相拒五十餘日飛帥精卒萬餘人從他道要郃山路險隘  
郃軍前後不相及遂大破之郃棄馬獨與其麾下十餘人

從間道走南鄭巴土遂安昭烈王漢中拜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守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憫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甲誓師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初飛雄毅威猛亞於關羽曹操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羽善待卒伍而驕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卹小人昭烈嘗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乃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昭烈伐吳

飛當帥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爲其帳下督張達范強所殺持其首順流奔吳飛營都督表報昭烈昭烈聞表至曰噫飛死矣後追諡曰桓長子苞早卒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爲尚書從諸葛瞻於緜竹戰死

馬超字孟起扶風茂陵人伏波將軍援之後也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遂等起兵於西州後與遂不和求還京師於是召爲衛尉以超爲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復與遂合從進軍至潼關曹操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勇陰欲突前執操而不克遂帥諸戎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諸軍事康故吏楊阜姜敘等合謀擊超超奔漢中依張

續後漢書卷八  
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邑聞昭烈圍劉璋於成都密書  
納款昭烈聞之曰我得益州矣乃遣人迎超而潛以兵益  
之超既至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未逾旬而成都潰以  
超爲平西將軍督臨沮因封前都亭侯昭烈王漢中拜左  
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棗鄉侯  
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  
朕用慘怛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反本暨於氏羌率服  
獯鬻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竝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颺  
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柔遠邇肅謹賞  
罰以篤漢祜以對于天下二年薨時年四十七臨終上疏  
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爲曹操所害略盡惟有從弟岱當爲

微宗血食之繼漢託陛下餘無復言追諡曰威子承嗣岱  
位至平北將軍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蘭雲與蘭同豫里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荊州牧劉表以爲中郎將與表從子  
磐同守長沙之攸縣曹操克荊州假行裨將軍昭烈南定  
諸郡忠遂委質從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陳  
勇冠三軍益州既定拜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擊夏侯  
淵於漢中定軍山淵眾銳甚忠推鋒直前帥厲士卒金鼓  
震天聲動山谷淵軍大敗臨陣斬淵遷征西將軍昭烈王  
漢中欲以爲後將軍諸葛亮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  
今班爵遽同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尙可喻指關遙聞之恐  
必不說得無不可乎昭烈曰吾當自喻之賜爵關內侯明

年卒諡曰剛子敘早歿無後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身長八尺儀觀雄偉從昭烈主  
騎兵昭烈詣袁紹密遣雲募兵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  
部曲隨至荊州曹操追昭烈於當陽長阪昭烈倉卒棄其  
孥雲身抱弱子保持甘后皆得免昭烈之敗有言雲北去  
者昭烈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也頃之雲至從平江  
南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樊氏有國色範  
欲以歸雲雲曰相與同姓卿兄猶吾兄固辭不許或勸雲  
納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範竟遁去先  
是雲與夏侯惇等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雲與蘭同鄉里  
曰昭烈活之以蘭明法律薦爲軍正昭烈入益州領留營

司馬時孫夫人驕豪吏卒縱橫昭烈以雲嚴重令典內事  
會孫權遣人迎夫人夫人欲將子禪還吳雲與張飛勒兵  
斷江乃止昭烈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帥雲與張  
飛俱沂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  
與亮會於成都成都既定爲翊軍將軍時議欲以成都中  
廬舍及城外園池田桑分賜諸將雲駁曰霍去病以匈奴  
未滅無以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須天下大定  
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  
皆宜還之令安居復業然後可以得驩心昭烈從之夏侯  
淵之敗曹操爭漢中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  
取雲兵從之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

等爲操前鋒所擊方戰其大眾奄至勢偪遂前突其陣且  
鬪且卻操軍散復合雲陷敵還趨圍張翼欲閉門拒守而  
雲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操軍疑有伏引去雲插鼓震天以  
強弩於後射之操軍大駭自相蹂踐墮漢水死者萬計明  
旦昭烈至其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作樂張  
飲至暝軍中號雲爲虎威將軍孫權襲荊州昭烈大怒欲  
討之雲諫曰國賊乃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而吳自服  
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眾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  
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吳  
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昭烈不聽遂東征畱雲督江州王  
師敗績於秭歸雲進兵至永安吳軍已退建興元年爲中

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東將軍五年夏從諸葛  
亮駐漢中明年亮出師揚聲由斜谷出曹叡將曹真帥眾  
拒王師遣雲與鄧芝等往當之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失  
利於箕谷然斂眾固守不至大敗軍還貶鎮軍將軍初街  
亭軍退兵將相失亮問鄧芝箕谷之退部伍何爲整一芝  
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雲有軍資餘緡亮使  
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种何爲有賜請悉入赤岸府庫須  
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七年卒景曜四年詔曰雲昔從先  
帝功績旣著朕以幼冲涉道艱難賴恃忠順濟於危險夫  
諡所以敘元勳也外議雲宜諡大將軍姜維等議以爲雲  
昔從先帝勞績顯著於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書當陽之

續後漢書卷八  
一  
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厚下臣忘其死死  
者有知足以不負生者感恩足以隕身謹案諡法柔賢慈  
惠曰順執事有恪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諡曰順平初昭  
烈時惟法正見諡建興以來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費禕  
荷國之重亦見諡陳祗寵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來歸順  
故復得諡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皆得追諡  
時論以爲榮子統嗣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  
門將從姜維戰沓中歿於陣有陳到者字叔至汝南人自  
豫州從昭烈名位亞於雲俱以忠勇稱建興初官至永安  
都督征西將軍封亭侯楊戲嘗贊二人云征南厚重征西  
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列

贊曰羽飛萬人之敵勇有餘而知不足迹其行事皆有國  
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少恩此其所以敗也超去  
危卽安轉禍爲福忠帥厲士卒直前無對雲雖虎臣其所  
建明通達國體如還田宅以繫民心畱軍資以須冬賜舍  
吳而專事魏有諸葛亮念所不到者若其不納趙範之兄  
嫂以遠同姓之嫌律己之嚴如此方時諸將其最優乎



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助昭烈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其喪還吳吳人聞其名及西還竝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或問統若子之言陸優於顧乎曰駑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知力不多亦一時之佳士也劭謂統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祕策覽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劭與績復謂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厚相結而別昭烈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

令縣頗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昭烈書曰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昭烈昭烈與語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於亮遂與亮竝爲軍師中郎將統說昭烈曰荊州荒廢人物殫盡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兵強戶口百萬可因之以定大業會劉璋遣法正迎昭烈昭烈遂行統從入益州劉璋與昭烈會於涪統進計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昭烈不可璋旣還成都昭烈當爲璋北征漢中統復請陰遣精兵晝夜兼行徑襲成都璋旣不武又素無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擁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賤諫璋遣將軍還

荆州將軍可云荆州有急欲還救竝使束裝作歸計二子喜將軍此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執之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昭烈然其中計卽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欲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昭烈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於是逡巡引退昭烈尋悔追還復坐統初不顧謝飲食自若昭烈曰向者之論孰爲失統曰君臣俱失昭烈大笑宴樂如初進圍雒縣統帥眾攻城中流矢卒時年三十六昭烈痛惜之言則流涕拜其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爲之拜追賜統

爵關內侯諡曰靖子宏字巨師剛簡有臧否以傲尙書令陳祗爲祗所抑終於涪陵太守統弟林以荆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黃權軍征吳軍敗沒於雒陽

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祖真有清節高名號元德先生建安初天下饑饉正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爲新都令後爲軍議校尉旣不見任又爲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度璋不足與有爲常竊歎息松於荆州見曹操操不禮焉還勸璋絕操而自結昭烈璋問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旣還爲松稱說昭烈有雄略密謀協規願共戴奉而未有機會後璋聞曹操欲攻張魯於漢中大懼松遂說璋宜迎昭烈使之討魯璋復令正銜命正

續後漢書卷九  
三  
〇九十九  
既宜旨因獻計於昭烈曰以明將軍之英雄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昭烈然之沂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從事廣漢鄭度說璋曰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眾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清野高壘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師老糧匱不過十旬勢必自走走而擊之必成禽耳昭烈聞而心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如正言謂其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及軍圍成都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璋以亾在朝夕故不誅靖璋既稽服昭

烈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謂昭烈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方今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曉靖之浮稱流播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公爲賤賢也宜加敬待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以示好賢之意昭烈於是厚禮靖以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滄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二十二年正說昭烈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畱夏侯淵張郃屯守非其知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偏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兵往討則必克之既定之後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掃滅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

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昭烈善其策乃帥諸將進兵正亦從至漢中二十四年昭烈自陽平南渡河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興勢淵帥眾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遂大破之淵等授首昭烈王漢中拜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昭烈爲之流涕者累日諡曰翼賜其子邈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昭烈嘗與曹操戰不利宜退而昭烈大怒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前立昭烈曰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冒矢石況小人乎昭烈乃曰孝直與汝俱去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知術昭烈既卽尊位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諫皆不從章武二年王師敗績亮歎曰法孝直若

在必能諫主上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至於敗而遂將王徐庶字元直潁川人初名福少任俠好擊劍中平末爲人報仇爲吏所執問其姓字絕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而其黨其篡取得脫於是感激折節學問遂通經旨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四方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復與諸葛亮友善昭烈屯新野一見器之因薦亮於昭烈及曹操至樊與亮從昭烈南奔操急追獲其母庶辭昭烈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耳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辭遂詣曹操丕時爲中郎將韜爲典農校尉後亮出隴右聞庶與韜仕皆不達歎曰彼誠多士邪何二人不見用也後數年病卒益州隱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董卓之亂舉族避地益州劉璋以爲牛鞞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貴俗尙侈靡貨殖之家侯服玉食昏葬踰禮至傾貲以給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驕僭爲之軌制風化大行然縣豪強憚其嚴明說璋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丐畱者數千人璋聽畱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故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昭烈定蜀召爲掌軍中郎將與諸葛亮竝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可否相濟共贊庶務尋卒和外牧殊俗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儲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復曠闕多矣違復而得中猶棄敝屣而獲珠玉

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納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交州平屢聞得失後友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有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正雖愚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數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諒也其追思之如此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爲亮主簿後除中典軍封成陽亭侯累遷右驃騎將軍和子允自有傳

劉巴字子初零陵丞陽人少知名荆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操至荆州昭烈奔江南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巴獨北詣操操辟爲掾使招納零陵桂陽長沙

會昭烈已定三郡巴不能反遂適交趾諸葛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事不克成乃當還北足下何言耶昭烈深恨之後從交趾至蜀會昭烈定益州稽首謝罪負昭烈不之責亮數稱薦之昭烈辟爲左將軍西曹掾張飛嘗詣巴巴不與語飛恚忿亮謂巴曰飛雖武人敬慕足下劉公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資高亮宜少降意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語乎昭烈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耑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吾事耶又曰子初才知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

若提枹鼓會軍門當與人議之耳初昭烈攻劉璋與士眾約事定府庫百物孤無與焉及拔成都士爭赴府藏取寶物軍用不足昭烈以爲憂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昭烈從之數月府庫復實昭烈王漢中拜尙書後代法正爲尙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昭烈建大號凡諸文詔策命皆其所作章武二年卒

贊曰統正見理之明料事之審一時謀臣無出其右昭烈肇基王業訖承大統實二人之力使天假之年與諸葛亮同心輔政混一之功日月可冀不幸蚤世惜哉庶抱負經濟之術所施未究萬一身爲親屈流落僞境觀其以王伯

之略自許則其中之所存者未易涯涘使得效其所長其所成就當如何耶和約已率下巴清儉靜退皆時良臣巴舍昭烈而詣曹操奔走交阯閒關萬里途窮勢蹙然後委質其趨向之際殆叵測云

續後漢書卷第九

宋 蕭 常 譔

續後漢書卷第十

列傳第六

許廉簡伊秦馬鄧宗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弟劭俱有人倫之鑒而不相能劭爲郡功曹排擯靖靖以馬磨自給楚國蔣濟常論劭褻貶不平故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日子昭拔自牧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守敬濟日子昭誠自貞潔然觀其插齒牙樹頰胲吐脣吻似非文休敵若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劉翊爲汝南太守舉爲計吏察孝廉除尙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志爲吏部尙書與

靖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潁川荀爽韓融陳紀等輩爲公卿郡守時拜尙書令韓馥冀州牧侍中劉岱兗州刺史潁川張咨南陽太守陳畱孔伉豫州刺史東郡張邈陳畱太守而遷靖巴郡太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誅卓卓怒語恚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遂害恚靖從兄陳相瑒又與伉合規靖懼奔伉伉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卒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與靖有舊故往依焉靖收卹親黨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渡江皆走交州靖身坐水濱先載附從疎親悉發乃從後去見者莫不歎息既至交州太守士燮厚加敬

待陳國袁徽亦寓交州與尙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知略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郡士相隨每有急難常先人後己與九族中外同飢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隱不能一二陳之耳鉅鹿張翔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召靖靖拒而不許靖寓書曹操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駑怯偷生自竄蠻貊契闊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詞旨款密久要不忌迫於袁術方命圯族津途四塞雖馳心北風欲行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遭時困危無所控告浮涉滄海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泊風波絕糧茹草既至南海與領守兒孝德相見知足下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

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荊州水陸無津交  
部驛使斷絕欲上益州復有峻防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  
何由假翼自致哉昔營上翼周仗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賁  
警蹕今足下扶危持顛爲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  
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  
者行之得道則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則四方散亂國之安  
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懸於執事自華及夷容容注望足  
下任此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  
寬和羣司苟得其人雖讐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  
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于管絃勒勳于金石願  
君勉之翔恨靖之不己從得靖所寓書投之水後劉璋使

人招之遂至蜀璋以爲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忠與蜀郡  
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倜儻瑰偉有當世之具當以爲指南  
尋代商爲蜀郡太守建安十七年漢立皇子熙等爲王靖  
聞之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曹操  
之謂乎昭烈克益州以靖爲左將軍長史及王漢中以爲  
太傅章武元年拜司徒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宵  
皇皇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  
教在寬君其勗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靖雖年踰七十愛  
獎人物誘掖後進清談不倦丞相亮等皆爲之拜二年薨  
子欽先卒欽子游景耀中爲尙書王商者字文表廣漢人  
劉璋辟爲治中從事靖至蜀見而稱之曰使商生於中州

雖王景興無以加遷蜀郡太守成都禽堅有孝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又爲嚴君平李仲元立祠脩學廣農百姓便之在郡十年建安十六年卒  
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家世貨殖僮客萬人資產鉅億徐州牧陶謙辟爲別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昭烈於小沛建安元年呂布乘昭烈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虜其家室昭烈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其妹爲昭烈夫人奴客二千金帛萬計以助軍資于時匱乏賴以復振後曹操表竺嬴郡太守竺弟芳彭城相皆去官從昭烈昭烈將適荊州遣竺與孫乾先與劉表相聞尋爲左將軍從事中郎益州平拜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雍容篤厚而幹翮

非其所長故昭烈待以上賓之禮而未嘗有所統御然賜子優渥莫與爲比芳字子方爲南郡太守與關羽有私憾以城叛迎孫權羽由是覆沒竺面縛請死昭烈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竺慚恚發病歲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威子照虎騎監自竺至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孫乾者字公祐北海人昭烈領徐州辟爲從事昭烈之去曹操遣乾自結於袁紹後復與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益州平自從事中郎爲秉忠將軍見禮亞於竺頃之卒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昭烈有舊昭烈至荊州雍與麋竺孫乾俱爲從事中郎常爲談客往來使命昭烈入益州劉璋見雍甚重之昭烈圍成都遣說璋璋卽與雍同輿出

城歸命益州平拜昭德將軍優游諷議而性簡傲跌宕侍  
帝坐猶箕踞傾倚與諸葛亮以下會則獨擅一榻項枕臥  
語初無少屈時大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得釀具論  
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侍帝游觀見一男一女行道上  
謂帝曰彼欲行淫何不收縛帝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  
其具與欲釀者同帝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諷諫皆  
此類也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謂耿爲簡遂轉爲簡云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其邑人鎮南將軍劉表昭烈之  
在荊州籍常往來自結表卒從昭烈南渡江又從入益州  
益州既定爲左將軍從事中郎見侍亞於簡雍孫乾等東  
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

道之君乎籍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其機捷類此權甚  
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漢律  
漢律之制自五人始

秦宓字子敕廣漢緜竹人少有才學州郡辟命皆不就奏  
記州牧劉焉薦儒生廣漢任安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  
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易稱顏回因  
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  
俊而遺舊齒眾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  
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脩己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  
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  
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

之好偽徹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遠邇  
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  
龔垂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  
而忌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戒也甫欲鑿石索玉剖  
蚌求珠況今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  
燭日有餘光但愚誠區區貪陳所見劉璋時宓同郡王商  
爲治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  
銜玉以耀世宜一來與府君相見宓報書曰昔堯優許由  
非不宏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  
確乎其不可拔夫何銜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爲之輔不  
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爲知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

誦顏氏之箴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之  
等儔聽元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皋安身爲樂無憂爲福  
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  
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後商爲嚴君平李宏立祠宓與  
書曰疾病伏匿知足下爲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  
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岳不移使楊子不歎固  
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泯其無虎豹之文故  
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  
蟠不滓行參聖師於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  
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  
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

教相如爲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有孔子大齊桓之伯公羊賢叔術之遜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先是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縱橫用之何爲權曰仲尼嚴平會聚眾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爲大君子以博識爲宏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亾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耶成湯大聖睹野魚

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廢朝事若此等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譎權乎哉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爲揚文藻見瑰穎乎宓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默默也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恥革子成之誤況賢於己者乎廣漢太守夏侯纂請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

之曰仲父宓稱疾臥纂與其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共詣宓  
宴談宓臥如故纂問朴貴州養生之其實絕餘州不知士  
人何如餘州也朴曰自先漢以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  
至於著作爲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  
歸揚雄見易作太元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爲武帝作  
封禪之文於今天下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  
擊頰曰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  
能沃野千里淮濟四瀆江爲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  
之汶山郡是也昔堯遭洪水鯀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  
於海爲民除害生民以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  
房心決政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祗車出谷口今

之斜谷是也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論之何若於  
天下乎於是纂逡巡而退昭烈定益州辟爲從事祭酒昭  
烈既卽尊位將東征吳宓陳天時不利坐下大理建興二  
年丞相亮領益州牧迎爲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  
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乃辨  
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王伯養龍之說最有理譙周少時  
數往咨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兄弟五人竝有才名鄉里爲之  
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有白毫故以稱之昭烈領  
荊州辟爲從事及昭烈入蜀諸葛亮亦繼往良留荊州與  
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兄應期贊世休道光國兆

見於此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  
乃和光說遠邁德天相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  
音正鄭衛之聲竝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  
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昭烈辟爲左將軍掾後使吳  
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睦舊好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  
試自爲文良卽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  
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  
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昭烈卽帝位拜侍  
中及東征吳遣至武陵招納五谿蠻夷其渠帥皆稟節制  
咸如意指會王師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時年三十六拜  
其子秉爲騎都尉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司徒禹之後也遭亂入益州州  
從事張裕善相人芝往從之裕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  
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昭烈定益州芝  
爲郫邸閣督昭烈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爲郫令遷廣漢太  
守所至清廉有治績入爲尙書先是孫權已輸款帝遣宗  
瑋費禕等與相報荅會帝崩丞相亮慮權有異計芝見亮  
曰今主上幼弱初踐祚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  
久矣未得其人耳今始得之芝問爲誰亮曰卽使君也乃  
遣聘於權權語芝曰孤誠願歸心於漢然恐漢帝幼弱不  
克自保以此猶豫耳芝曰漢與吳奄有四州之地大王命  
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漢有重險之固吳有江山

之阻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可并兼天下大王今若委質於曹丕不必責大王之入朝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漢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與丕絕而遣其中郎將張溫來聘是歲芝復如吳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滅魏寇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權與亮書曰丁玄揆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惟鄧芝及亮北出漢中以芝爲中監軍揚武將軍亮薨遷前將軍軍師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爲江州督權數與芝相聞饋遺不絕延熙六年就遷車騎將軍假節十一年涪

陵國人殺都尉叛帥師征之梟其渠帥百姓安堵十四年薨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當善卹卒伍衣食皆仰於官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飢寒死之日無餘財性剛簡不妄交游於時人少所敬貴惟器異姜維云初芝征涪陵時道中見猿抱子於木杪引弓射之中其母其子爲拔箭以木葉塞創芝歎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投其弓於水中未幾薨子良襲爵景耀中爲尙書左選郎後仕晉爲廣漢太守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建安中隨張飛至益州建興初丞相諸葛亮以爲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薨孫權憂魏寇犯漢增巴丘守兵萬人且欲觀望勝負帝聞之亦增

永安之戍以備非常預將命至吳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誓猶一家而聞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其見禮遇亞於鄧芝費禕遷爲侍中徙尙書延熙十年爲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爲不受耶芝性驕倨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降下之而預不爲屈未幾復使吳孫權握手涕泣曰君每銜命結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大珠一斛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關內侯景耀元年以疾還成都後爲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當國

廖化過預欲與俱詣瞻預曰吾等年踰七十叨竊已過所欠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竟不往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爲關羽主簿羽敗屬吳密表思歸昭烈許之因攜其母晝夕西行會車駕東征遇於秭歸帝大悅以爲宜都太守帝崩爲丞相參軍後爲廣武督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位與張翼齊而在預之右景耀五年姜維帥師出狄道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何以能久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謂也晉初預化俱徙雒陽道病卒

贊曰靖萬里詒書曹操述德美且諷且勸靖名知人豈不

知操鬼蜮之雄包藏有素及西抵益州聞皇子熙等四王之封始有欲取故予之歎何知之之晚也昭烈建大號遂參佐命亦其幸會歟竺乾雍籍雍容諷議見禮於時必以文辯稱良以正固顯芝預銜命專對抗節不撓皆一時之良云

續後漢書卷第十

續後漢書卷第十一 宜佩益固特不離帝益劉野之尚書

列傳第七

陳董呂二楊姚王董

宋古蕭天常以讓之樓不戲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昭烈領荊州牧辟為從事部諸郡從入益州為蜀郡北部都尉尋以北部為汶山郡復為太守遷犍為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和合東西有可貴者還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使吳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里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

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不可不使孝起知之十三年卒子濟嗣中道允嘗曰李法前與吳漁晉籍王式與中書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昭烈立皇太子允以選爲舍人轉洗馬皇太子踐祚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慮帝富於春秋聽斷不明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宮中之事宜悉以咨之尋遷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士侍中郭攸之性謙順備員而已獻納之任允皆專之允每處事爲防制甚悉得正救之理帝嘗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固執不聽帝益嚴憚之尙書

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遜允與費禕又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寵勲勞固辭帝旣富於春秋嬖宦人黃皓皓便辟佞慧允常正色弼違而切責皓皓畏允不敢肆終允之世皓不過黃門丞允常與尙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約宴集已命駕而郎中董恢詣允恢年少官微見允命駕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耳今君已自屈方展契闊舍此之彼非所謂也卽命解驂其守正下士皆類此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守尙書令副大將軍費禕九年卒孫宏晉巴西太守時益州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爲四相又號四英陳祗代允爲侍中與黃皓相表裏皓始與政操弄威柄遂至覆國國

人無不追思允祗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外孫也幼孤鞠於靖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有威儀多技藝挾術數費禕甚異之超繼允內侍呂乂卒祗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上常帥師在外希與朝政祗上奉主意下接闔豎故見信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帝甚悼惜之謚曰忠自祗之得幸帝追憤允抗直謂爲輕己益重祗董恢者字休緒襄陽人從入益州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當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雖嘗有鳴吠之益然旣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諸君憤憤曾不之慮此豈所謂詒厥孫謀乎禕愕然未能對恢曰儀延之不協蓋私憤耳而無黥彭難御之

心也今方掃除強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以才廣若舍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亮聞之以爲知言辟爲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呂乂字季陽南陽人父常送劉焉入益州道梗不得還乂少孤好讀書鼓琴初昭烈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校尉王連辟乂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竝爲典曹都尉轉新都縣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課最一州遷巴西太守諸葛亮連年出師調發諸郡多不相應乂獨募兵五千人詣亮慰諭檢制無逃竄者徙漢中太守兼領督農轉給軍糧未嘗乏絕亮薨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大都會戶口繁夥乂亮薨之後士伍匹命更相沓冒姦僞非一乂到官

爲之防禁開諭勸道數年之中隱漏自出者萬餘口入爲  
尚書代董允爲尚書令府無滯事門無留賓又更歷中外  
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爲政簡而不煩號爲清能然持法刻  
淡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減於治郡延熙十四年卒  
子辰景耀中爲成都令辰弟雅謁者清厲有文著格論十  
五篇杜祺者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  
守皆與父親善亦有當時之譽而儉素守法不及於父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昭烈定益州太守李嚴辟爲功  
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辭去嚴遂薦洪於州爲蜀  
部從事昭烈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遂以問  
洪洪曰漢中益州之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

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  
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昭烈北行亮卽表洪領太守庶事  
皆辦尋卽眞頃之轉益州治中從事帝征吳駐永安漢嘉  
太守黃元素爲亮所不善聞帝不豫舉郡反燒臨邛城時  
亮東詣永安省疾成都單虛以故元益無忌憚洪卽啟皇  
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習鄭綽討元朝議以爲元若不  
能圍成都當由越雋據南中洪曰元素凶暴無它恩信何  
能辦此不過乘流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  
奔吳求活耳因敕習綽於南安峽口要之習綽如其言果  
生獲元建興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爲蜀郡太守忠節將軍  
徙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屯漢中欲用張裔

爲雷府長史以問洪洪對曰裔天資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僞差少使裔從行得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落於吳洪臨其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少假借後還聞之淡以爲恨與洪情好日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說所言裔答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自欲爲之又疑其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務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有隙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柏下營壞使我心憂食不知味後迸流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

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亮憂國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爲李嚴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辟門下書佐何祇祇有才幹舉郡吏數年爲廣漢太守而洪亦尙留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祇字君肅家寒窶爲人寬厚通濟軀幹魁梧初仕郡爲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聞祇游戲廢務欲奄至錄獄祇聞之卽夜張燈見囚覽其款牘及亮晨至祇應對無滯亮甚異之出補成都令會郫縣闕宰以祇兼二縣二縣戶口繁夥切近都市饒諸姦穢祇發摘姦伏人以爲神無敢欺者常使人設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勺合其精敏如此時祇朝集

坐次於洪洪嘲曰君馬何駛祇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汶山夷人不安詔以祇爲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夷復反云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遷犍爲卒時年四十八實其煇鄭文亮吳至斯誠世無常高甚異之出楊容字子昭丞相長史儀之族繇巴郡太守入遷丞相主簿丞相亮常自校簿書容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婢典爨雞司晨犬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道私業無曠所求皆得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委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罷神困終無一成豈其知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以古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

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言錢穀之數而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政乃躬理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遷東曹屬典選舉卒亮爲之流涕者數日與留府長史張裔蔣琬書曰掾屬喪楊容爲朝中損闕多矣

姚佃字子緒巴西閬中人昭烈定益州爲功曹書佐建興初出爲廣漢太守丞相諸葛亮北駐漢中辟爲掾竝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尙今姚掾竝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君各希此事以屬所望遷參軍亮薨稍遷尙書僕射時人服其眞誠篤粹延熙五年卒佃同郡馬勳馬齊者亦知名勳

字盛衡齊字承伯勳劉璋時爲書佐昭烈定益州辟爲左將軍屬後轉州別駕卒齊爲太守張飛功曹飛薦之昭烈爲尙書郎建興中爲丞相掾遷廣漢太守亮薨爲尙書勳齊皆以才幹顯其見敬信於州里皆不如他

王謀字元泰漢嘉人有操行劉璋時爲巴郡太守還爲州治中從事昭烈定益州以爲別駕及王漢中用荆楚宿儒零陵賴恭爲太常南陽黃柱爲光祿勳謀爲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內侯代賴恭爲太常尋卒後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之者休對曰如元泰州境亦無況鄙郡乎其爲人推仰如此恭子玄爲丞相西曹令史從諸葛亮於漢中蚤世亮與張裔等書曰令史失賴玄

爲朝中損闕多矣同時有何宗者字彥英蜀郡郫人與杜瓊師事廣漢任安而名聞過於瓊劉璋時爲犍爲太守昭烈辟爲從事祭酒援引圖讖勸進帝踐祚遷大鴻臚建興中卒宗子雙字漢偶滑稽談笑有東方朔淳于髡之風爲雙柏長蚤卒又有習禎殷觀者亦有才望禎字文祥襄陽人美丰儀善談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從昭烈入蜀歷雒鄆令廣漢太守觀字孔休荆州主簿遷別駕從事事見昭烈本紀

董厥字龔龔義陽人事丞相亮爲令史亮嘗稱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謹恪適宜遷主簿亮薨稍遷尙書僕射代陳祗爲尙書令遷輔國大將軍平臺事而同郡樊建

代焉建字長元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會孫權病不果見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恪曰才識不及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尚書令自諸葛瞻與厥建當國姜維常征伐在外瞻厥以維好戰無功百姓罷弊嘗表帝召維還爲益州刺史欲奪其兵而不果時宦人黃皓專政人爭趨之獨建絕不與通厥建後事晉武帝嘗問建諸葛亮之治國對曰聞過必改而不吝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

贊曰震知李平之不可近允制黃皓使不得逞皆有先見之明而允正色弼違所益多矣身歿未幾儉佞用事至使人主追憤抗直謂爲輕己自古忠言難入何獨允哉又洪正固足以集事方時多虞賴以有濟密引大體以規宰相由薦才士以爲時用賢矣哉



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昭烈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封鄖鄉侯以耽弟儀爲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爲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以兵援己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會羽覆敗昭烈甚恨之又封與達忿爭奪其鼓吹達旣懼罪又忿恚封遂表謝曰伏惟殿下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爲之士漢覩歸趣臣委質以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雋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江湖咎犯謝罪逡巡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況臣

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前賢蚤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罹讒間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後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臣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遂帥所領降魏曹丕善其才美容觀以爲散騎常侍平陽亭侯領新城太守遣其將夏侯尚徐晃與達襲封達又以書招封封不從申儀復叛封封走還成都申耽亦降魏封旣至帝責其侵陵達又不救羽諸葛亮

亦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帝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帝爲之流涕達旣奔魏李鴻者降漢爲諸葛亮言間過孟達許適見叛人王冲亦來詣達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帝不聽耳達曰諸葛公見顧有本未必不爾也景仰明公不能已已時蔣琬費詩在坐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又背先帝反覆之人何足與書亮不荅亮欲誘達爲外應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明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爲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帝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

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遺此書達得書欲舉新城來歸亮至漢中復申情款申儀與達有隙密白其事司馬懿遣人諷之入朝達懼卽舉城降漢曹叡遣懿討之遂遇害

彭蒙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儀觀甚偉而性傲忽惟敬同郡秦宓仕州不過書佐人有譖之於州牧劉璋髡鉗爲徒隸會昭烈入蜀欲迎說昭烈乃往見龐統統與蒙非故人又適有賓客徑上統牀臥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客旣去統往就蒙坐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畱信宿統大善之而法正亦素知蒙乃共致之昭烈昭烈與語奇之數令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隆成都旣定昭

烈領益州牧擢爲治中從事秉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  
形色囂然自負諸葛亮雖外接之而內不能善每密言於  
昭烈秉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左遷江陽太守秉不悅往見  
馬超超曰卿才具秀拔謂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駕竝驅  
寧當外處小郡失人本望乎秉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又  
謂超曰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  
常不自安聞秉言大驚默不敢荅具表其辭於是收秉付  
有司秉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  
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闖弱其惟主公伯王之器可與  
興業致治故乃番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  
自銜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抵掌而譚治世

之務講王伯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卽相然  
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網得遭風雲激  
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  
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秉一朝狂悖自求菹醢爲不忠  
不孝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  
夫不爲也況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不自度量  
苟以爲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卒然  
感激頗以被酒脫失老語此僕之下愚淺慮所致主公實  
未老也且夫立業不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  
父罪在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  
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它志耶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

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求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羨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廖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昭烈領荊州牧辟爲從事年未三十擢長沙太守昭烈入益州諸葛亮鎮荆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誰相經緯者亮荅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襲三郡立脫身自歸昭烈素識待之不淡責也以爲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召爲侍中建興初徙長水校尉立自謂才名宜爲諸

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丞相掾李邵蔣琬嘗詣立計事立謂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帝不取漢中而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旣入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淡入於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人無子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徒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今作長史豈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而欲任此三人難矣王連流俗苟作培克使百姓罷弊以致今日邵琬具白其言於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

郡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羣臣人有言國家兵眾簡練部伍分明則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在高位中人以下識真僞邪且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闕茸之稱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拔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卽位之後普增職號立例爲將軍面語臣曰我何爲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爲卿尙當在五校臣荅之曰將軍者隨大例耳至於卿則正方亦未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怏怏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其徙不毛之地於是廢立爲民徙汝山

郡立躬帥妻子耕殖自守聞亮薨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袵矣後監軍姜維帥偏師經汝山因詣立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竟歿於徙所妻子還成都

李平字正方南陽人本名嚴少爲郡吏以才幹稱曹操入荊州時平宰秭歸乃西入蜀劉璋以爲成都令有能名建安十八年以護軍降昭烈於縣竹拜裨將軍成都平進興業將軍犍爲太守二十三年馬秦高勝等起於郫眾至數萬寇資中時昭烈在漢中平帥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支黨皆潰又越嶲夷帥高定圍新道平越境馳救賊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召至永安拜尙書令三年帝不豫與諸葛亮竝受遺詔輔少帝爲中都護統

內外軍事畱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  
四年遷前將軍諸葛亮欲北征平當知後務移屯江州畱  
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於平平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  
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同僚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  
趨舍罔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嘗與亮書勸受九錫  
進爵爲王亮復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何不復相解吾  
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  
效知己未報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  
叡帝還舊都與諸子竝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乎八年遷  
驃騎將軍曹叡遣其將曹眞等欲三道寇漢川亮命平將  
二萬人赴漢中表平子豐爲江州都督典平後務亮以明

年當北伐命平以中都護署府事九年春亮軍祁山平督  
運事會久雨糧餉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平藩喻旨  
呼亮還師亮承以退平聞軍還乃更陽驚云軍糧饒足何  
以便還欲以解其不辦之責且明亮不進之罪又表帝云  
軍僞退欲以誘賊亮具出其前後書疏本末平辭窮首謝  
罪負亮於是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好爲小惠  
保身求名無憂國之意臣當北伐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  
詰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  
西征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意  
欲因此偏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  
以濟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

平之厚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褻之然謂平之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反覆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有詔削奪官爵徙梓潼郡後聞亮薨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度後人不能故激憤而歿豐官至朱提太守

劉劭字威碩魯國人昭烈在豫州辟爲從事以其宗姓風流善談論厚待之昭烈定益州以爲固陵太守建興初封都鄉侯班位亞於李平爲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與國政但領兵千餘從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華侈侍婢數十皆能聲樂又悉教讀魯靈光殿賦後與前軍師魏延不協言多虛誕亮深責之遣還成都官

位如故劭矢志恍惚十二年正月劭妻胡氏入賀皇太后太后留之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劭疑與帝私呼帳下卒搃之至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劭坐下吏有司議曰卒非搃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竟棄劭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

馬謖字幼常侍中良之弟以荊州從事從入蜀除縣竹成都令越巂太守才器過人好談兵丞相亮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不以爲然辟爲參軍引與談論自晝達夕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謂亮曰南中恃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今公方欲傾國北伐逆賊彼知國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殲遺類又

非仁者之心夫甲兵之事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  
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赦孟獲以服南方  
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及亮軍出祁山魏延吳懿皆  
時宿將論者皆言宜爲軍先鋒而亮違眾拔諤督諸軍在  
前與張郃戰於街亭違亮節度舉措煩擾屯軍土山不下  
據城爭利裨將王平力諫不用遂大敗士卒皆潰亮進無  
所據退還漢中諤下獄死時年三十七亮自臨祭爲之流  
涕待其孤如平生蔣琬後至漢中謂亮曰天下未定而戮  
知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泣然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  
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戰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  
耶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以部曲將從入蜀數有功遷牙門將  
軍昭烈王漢中徙治成都當得重將鎮漢川時議者以爲  
莫如張飛飛亦自許昭烈乃拔延督漢中爲鎮遠將軍領  
漢中太守一軍盡驚昭烈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  
任卿居之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  
偏將十萬之眾至請爲大王吞之眾咸壯其言昭烈踐祚  
拜鎮北將軍建興初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  
延爲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亮使領兵西入  
羌中與曹叡將費瑤郭淮戰於陽谿大破之遷前軍師征  
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從亮出輒欲請兵萬人  
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

爲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延旣善撫士卒勇力絕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降下之惟楊儀不假借延以爲忿若水火然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爲前鋒去亮營十里秋亮疾困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繼之若延或不從命軍卽自發及亮薨祕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延曰丞相雖亾吾等見在府親官屬便可持喪還葬吾自當帥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事耶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耶因與禕共作行畱部分令禕手書與己連名告諸將禕給曰當爲卿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希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疾馳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使人覘儀等皆欲

按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攬儀未發帥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帝以問侍中董允畱守長史蔣琬琬允皆保儀疑延儀等刊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王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亾身尙未寒汝輩何敢爾延士眾知曲在延莫爲用命延獨與子數人亾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儀蹴其首曰庸奴復能作惡否遂夷延三族初蔣琬帥宿衛諸營赴難北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還時謂延非降魏而叛漢者第欲除儀等及平日諸將素不同者且冀時論當以己代亮本指如此

贊曰兵有正有奇兩敵相向未有不以奇勝者祁山之役延請兵萬人由褒中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十日可至長安逐夏侯楙而與亮會此蓋奇道可以必勝且楙異愞未嘗更事非延之敵楙既北走度魏兵不二十日不能西而全秦之地已爲吾存命一大將固守函谷魏兵雖至無能爲也然後據關以臨河南天下事定矣此投機之會而亮不屑爲豈仁義之師疾其譎而不正歟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建安中爲荊州主簿後從關羽爲功曹遣西詣昭烈昭烈與論軍國大計政治得失大說之因辟爲左將軍兵曹掾昭烈王漢中擢爲尙書既踐祚東征吳儀與尙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遙領宏農太守建興三年

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五年從亮至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征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餉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嘉儀之才幹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相能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從亮出屯谷口亮薨儀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爲功大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不說而亮平生謂儀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爲尙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中軍師無所統屬從容而已初儀爲尙書琬尙書郎後雖俱爲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勞劇自謂年宦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於言色時人畏其語不遜皆莫敢近惟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怨望云云又語禕曰往

者丞相既歿之後吾若舉軍北去處世寧當落度如此耶  
令人追悔不及禕密表其言十三年削奪官爵徙漢嘉郡  
至貶所復上書誹謗詞旨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妻子  
還成都儀兄慮字威方少有德行爲江南冠冕州郡禮召  
諸公辟請皆不屈年十七而卒鄉人號曰德行楊君  
贊曰封處嫌疑之地而不知遠權勢以謀自安不救關羽  
而失荊州。侵陵孟達而喪二郡其死非不幸也。羨之悖傲  
立之忿躁。平之反覆。刻之猜忌。謾之輕脫。延之自用。儀之  
狷狹難乎免於世矣。不然如儀之才幹。延之料敵。可少訾  
哉。

道光癸卯十月下旬桐鄉沈炳垣校讀

炳垣

續後漢書卷第十二

續後漢書卷第十二

